

題目: 第 22 章 一九六〇年的方言牌

出處: 日本人的境界

範圍: 頁 577-596

作者: 小熊英二

報告人: 王上丘

頁 577

憧憬和拒絕的同在

雖然如此，儘管有復歸運動這種背景，但是為何會掀起這樣的國民教育運動呢？

教研集會的報告中，發現「對我們沖繩縣民來說，『太陽旗』有教育的象徵，自由的象徵，復歸的象徵，還有抵抗的象徵」或是「和平的思想並非是不存在民族的世界主義，而是必須完全根據祖國的國際精神」，顯然沖繩的情況，可以看出已經與本土的革新民族主義相結合。在那同時，文部省的指導也將「太陽旗」獎勵的根據作為報告，這似乎也是因素之一。⁴⁵但是除了這種表面上的因素之外，還有教師們的心情是如何吧？

首先教員們一直存在著與本土的差距意識。教研集會上某個地區也提出如此意見：「為了趕緊確立本土一般教育各種條件的整備，請求本土政府大力援助」，會長的集會致詞也說提到：「大聲疾呼本土一般水平，當時本土教育是以沖繩之上的速度不斷地持續前進。如此那樣的差距總是越來越大」。從對平等的焦躁而產生對「日本人」的同化意向，戰前到戰後束縛著教員們。⁴⁶

頁 578

教育環境的整備比本土落後，這種劣等感，還結合了學力上的劣等感：「沖繩孩子們的學力是非常的低。比起日本最低的縣還要更低」。在 1963 年的教研集會上，由於沖繩學生們的學力差距，而持續有這種說法：「和本土的人相比，當然會被自然地灌輸非常嚴重的劣等意識」，並且敘述：「當然仍必須保持日本人意識」。⁴⁷教員們認為，學力無法達到「本土水平」，是因為教育環境無法整備到「本土水平」，這種情況下，抱持著想要用國民教育運動來培育「本土水平」的「日本人」這樣解決的責任感。

確實，當時沖繩學生們學力測驗的平均分數是比本土還低。但是，那種教育環境的惡劣也是理所當然的，有一部分已經被指出，是由於負擔了沖繩語和共同語這樣的雙重語言教育。在某個調查上，沖繩兒童的智能測量在非語言測驗上是很高的，但在本土製作的語言式測驗上則表現很低。但是教研集會並沒有意識到

45

46

47

這種情形的報告，反倒是認為「只要會講共同語，學力自然會提升」。⁴⁸

從上述的發言來看，根據「擁有日本人意識」來克服「劣等意識」，這種邏輯，跟如果孩子學會共同語的話就可以明亮有精神地說話這種邏輯是同一類型的。在 1963 年的教研集會上，作了如此發言：「在沖繩，培育日本國民的情形，尤其是能自信成為日本國民這種事為重要大事。相反地，劣等感這種事就會消失」。⁴⁹

但是，如同第 18 章所說，沖繩住民在法定上不能說是「日本人」。假如他們沒有對日本國政的參政權，那也無法被日本憲法保障應有的人權。國民教育運動，就好比是在文化和身分方面先成為日本人，可以說是想要獲得作為「日本人」權利的運動，就算擁有作為「日本人」的意識，但日本政府給予權利的保證卻什麼都沒有。在權利上不能說是「日本人」的孩童們，教員們就算感覺到擁有「日本人」自覺是矛盾的，但就算潛在著那樣的不安，仍舊進行運動。

頁 579

在 1965 年的教研集會上，八重山地區的報告有如此敘述：⁵⁰

..... 有心的縣民卻無法受到日本憲法的守護，要如何成為真正的日本國民，感到憤怒是理所當然的。..... 儘管如此，我們自始自終確實是日本的一個國民。在這樣的想法之下，我們大人在這個世代沒有受過身為正常的日本人該有的國民教育，此外，在下個世代想必也會繼續著和我們相同的疑問和煩惱。另外，假如作為民族悲願的施政權被歸還的時候，作為縣民的真正日本人的國民意識，要是國民文化的差異有很大的差距，那麼本土同胞疑惑的眼神以及差別對待應該是無法避免的。

對於獲得「日本人」的權利是不安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教員們對於所謂的「確實是日本的一個國民」的立場必須有所保留。

況且這裡所說的「民族的悲願」，已經不是指「沖繩民族」，而是革新民族主義所說的把沖繩包含在「日本民族」的意味。當然，培育身為「日本人」自覺的國民教育運動，「沖繩民族」等言詞是禁忌的。談到沖繩與本土的關係，教研集會的報告中，表現的方法是「我們自己集團(沖繩)在面對自己民族(日本民族)時不幸地產生劣等意識，可是只不願意孩子們成為劣等意識的犧牲」。⁵¹

然而，必須克服「劣等意識」的對象，並非只有本土。相反之上的，是直接的統治者美國。1961 年，西表島小學校的班級新聞，有以下用「我們在這裡也是日本人嗎」為題刊登的文章。⁵²

頁 580

最近美國為了熱帶叢林的戰鬥演習來到了西表..... 聚集在那裏的孩子們..... 處在美國兵後面，肚子像瘦犬一樣，扔予麵包和巧克力就會

48

49

50

51

52

很高興地食用。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人，而是像傻瓜一樣被當作幼犬，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這樣的食物，並非身為人的日本人能夠有勇氣食用的食物，無法背負今後的日本吧。我們是優秀的日本國民。不想被當作傻瓜。.....我們，身為和平日本的日本孩子。不能忘記被當作狗愚弄的事，用心地筆直前進吧。成為優秀的日本國民。

在這裡，被美軍壓力逼迫的人們，在心裡出現出對「日本人」身分的依託。介紹這個班級新聞的教員，其敘述：「如此喪失日本人。日本人教育，如果不培育守護孩子們的靈魂，以及即使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是『日本人』這件事」，「母親，就是形成國家，生育國民的母體」，由於這樣的動機，正在啓蒙當地的女性，並掀起了所謂的國民教育運動。⁵³

在美軍的壓迫當中，曾經也是蔑視對象的「カナカ」，一同被描繪成美國的被受害者。約 1960 年左右，沖繩某一位大學生訴說：「誰來保障受美國支配而滅亡的夏威夷カナカ民族，以及還未走向相同悲慘命運的沖繩縣民」，主張「給予孩子們作為日本人自覺和驕傲的事」是「最重要的事」。⁵⁴戰前所謂的日本—沖繩—カナカ順序圖示的變形，在這裡可以看出。

上述的西表島的班級新聞，被「日本」作為對抗美軍的依據，被認為是戰後的「和平日本」，對接受戰前教育的世代來說，未必有那樣的限定。同樣在 1960 年左右，戰前世代的一個人有如此的敘述。⁵⁵

頁 581

當時我比誰聽到軍歌和君之代等，比起任何事物都還要感到懷念。甚至到今日，思考著戰爭敗給美國這種遺憾的情形。當然，軍國時代的日本殘忍殺害不少無罪的他國人民。那些是教育被支持的，然而君之代和其他軍歌，這些是被打算否定的。但是，儘管遺憾但還是走出來。當感受到巨大權利的抵抗時，弱者想要的不是戰後的民主主義教育，而是戰前我軍國主義教育的情形。

這個人物決不是反動性政治觀的主張者，對本土的安保條約反對鬥爭提出「極大的同感」。當時沖繩同時存在著「太陽旗」和赤旗這樣的情形，可以說是支持了這樣的心情。

宮田節子為朝鮮史的研究者，對於受過皇民化教育世代的在日朝鮮人的友人，對他有如此的描寫：「儘管白天要區別『〔朝鮮〕民族的主體性』，但是一旦喝了酒，就只會唱『軍歌』了」，他甚至是與日本政府對立的在日朝鮮人，對於戰前教育也有這樣深的刻印。何況是沖繩的教師們，平常要與「巨大權利」的美國對立，還要將「作為日本國民」當作教育的方針。有位教員在 1967 年寫道：「『日章旗』『君之代』這些名詞，對持相反意識並住在沖繩超過三十年以上的人來說，很可能會引起強烈的鄉愁」。而且教研集會，對於國民教育運動「年輕人不用參加」，而且關於「太陽旗」，有年輕層以及「明確有三十年以上感覺的差異」等報

53

54

55

告，戰前世代教員們的感性似乎有國民教育運動隱藏的背景。⁵⁶

另外，在國民教育運動的心理背景，教師們之間對於學生們風紀的混亂，以及戰後價值觀的變動，對這些存在的情形提出警戒。教研集會在警告美軍基地周邊風紀的同時，也提出學生禮儀禮節的混亂、公眾道德的低下以及措辭和敬語的退化等，這些情形被並列著「國家觀念薄弱，民族意識也漸漸地薄弱」的評價，因而發表：「戰後的民主主義，保留了自由和解放的比重，卻失去社會性而造成利己的自我中心的社會傾向」，或者「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教育並不嚴厲，卻想模仿美國人惡劣的地方」，對此提出「培育國民意識的教育」的對策。在共通語獎勵運動方面，也有如此的報告：「有許多要求指導(青年)雜亂方言的聲音」平常對長輩沒有使用敬語」，可以看出有紀律拉回意識的背景。⁵⁷

頁 582

這樣的紀律拉回，在被基地覆蓋的島嶼全部，反映出老早就被指出沖繩風紀混亂的情形。上述的屋良朝苗，也對於學生們在沒有未來之下只能成為基地勞動者，一面嘆息變成了「頹廢的生活」和「殖民地的性格」，一面提出整備「本土水平」的教育環境和「日本國民」的培育。然而教研集會，也進行著這樣的報告：「親子關係和長幼之序等東洋的良好風氣正逐漸失去，不也是由於對民主主義的誤解嗎？」，或者「大人屢次呼喊著，現在的小孩幾乎完全沒有受過修身教育」，就跟年長的教員們一樣，一般說來也有戰前懷古的傾向。另一個報告，也發表了：「戰前不斷辛苦地累積地位和名譽，卻在戰爭結束以及新時代來臨時完全地落地，認為是由於對自由感和民主主義的誤解」，戰前以前，以身為地方指導者感到自負的部分教員們，似乎也是對於戰後的地位低落感到困惑的人。⁵⁸

目前為止所舉出的國民教育運動的心理因素，即對本土的差別意識、美軍的壓力、戰前教育的殘留還有紀律拉回意識等等，這些並無法作明確地區分，似乎變得如此混然。譬如 1966 年教研集會的一份報告中，對於想要前往本土集體就業的學生，有以下的評述：「不斷有傳聞從前的沖繩人在本土上，在語言上有失敗的事例和經驗等，這有強調的必要性，督促校內充分地並行使用共通語，在教育方面，則欠缺問候和答禮的方法」，或是「指出教科書、太陽旗、語言、風俗、習慣、日常生活等實質性一體化的指導」，可以看出朝本土同化指向和規律拉回被混雜在一起。⁵⁹

頁 583

教員們的目光，是放在壓倒性的美軍壓迫、惡劣的教育環境，然而其中反映出「頹廢的生活」正侵蝕著學生們的狀況。在那樣的狀況之前，他們焦慮著，提出應該要當作目標的是，整頓「本土水平」的教育環境、培育「本土水平」的學力、獎勵「本土水平」的共通語以及培育「本土水平」的「日本人」意識。說起來國民教育運動，是教導孩子在面對責任感和愛情的狀況時不會急躁，還有個人

56

57

58

59

在面對幸福的願望有各式各樣的感情，給予「成爲日本人」樣子的現象。

但是，當時的沖繩表面上是充滿著「太陽旗」，卻不斷有糾紛存在。以下爲中部地區的某個教員所舉「五四年還是五五年」的逸聞。⁶⁰

當時歌聲範圍傳到南部戰爭遺跡，從山丹之塔前往年輕少年之塔，是由誰帶領的呢？是每個隊伍前頭正飄揚的日之丸。戰爭的傷痕還在疼痛的時候，隊伍和迎風飄揚的太陽旗在玉蜀黍田中穿行，是幻覺也像是異樣般的景象。到達年青少年之塔時，上述的太陽旗像是乘著風立了起來。忽然後方出現怒聲。

「立刻捨去太陽旗！這東西已死了。」

聲音帶著顫抖。間不容髮地從另一側傳來了聲音。

「這是祖國復歸的象徵」

但只有那一次。接著就沉默了——

這個教員，記載著：「太陽旗升起運動的時候，人們爭先購買太陽旗。並且有懷念祖國的氣息。但是，內心深處應該是同在著對祖國的憧憬和拒絕」。就跟「內心深處」同在著這種「憧憬和拒絕」一樣，國民教育運動持續進行著。

頁 584

「祖國是日本嗎？」

對於像這種國民教育運動，學生們的反應是如何呢？

60 年代，爲復歸運動的一環，讓沖繩和本土的兒童通信，招待彼此的學校，這些事情被熱烈地進行。某時期也有渡航限制，在學校同志的提攜下，選拔代表生做交換見習的情況很多。在這樣的運動下，之後發行的感想文集變成了慣例，可以從中一窺學生的想法。

學生的作文之中，最常重複的是教員們對國民教育運動的思想。本土的日教組和沖繩教職員會在 1966 年合編發行的作文集『沖繩的孩子』，例如以下是中學一年級以「成爲母親的日本」爲題所刊登的作文。⁶¹

太陽旗，那是我國的記號。是種象徵。我身爲日本國民，太陽旗是高尚的國旗。旗子中間的紅色圈圈，不是方形的，一般認爲是和平的象徵。……國旗升降的場合，為何無法不要交談，挺直站著呢。對於國家的象徵，卻不能採高尚的態度呢。那個就是我所感到的疑問。

當時所刊行的文集種類，不論讀哪一類，裡面都是充斥著沖繩學生敘述身爲「日本人」的自覺。渡航到本土做交換見習的學生們，感激能見到富士山，在作文上寫出自己從港口前往到祖國，發出歡呼聲的情形，「踏上祖國的土地時，開始熱淚盈眶了，湧現出來到祖國的真實感」「沖繩和本土仍然是一體的，不經意地流著與日本國民相同的血」，或者「老師說：『沖繩雖然在軍事上是美國方面的，

60

61

但身體流的血卻是日本人的』。若是每想起這件事，自己就打從心裡湧現欣喜：“我似乎就是日本人”」。有位少女寫道：「從鹿兒島的碼頭下去，並且『到達祖國日本』時，忽然感覺胸口熱血。……踏上祖國的土地，盡力地到處奔跑」，曾經為支配者的鹿兒島也被認為是「祖國」。⁶²

頁 585

雖然這樣的〈學校作文〉，他們流露出來的真心話是無法確定的。由教師從所謂優等生們的作文中選拔，但無法否定的是，或許有忠實反映出學校為理想而教這種價值觀的傾向吧。事實上，學生對國民教育運動也出現了公開和疑問，儘管是少數存在。沖繩教職員會在 1965 年 1 月的教研集會上，報告有如此的作文存在。⁶³

接受日本帝國教育的大人，毫不在乎地稱日本為祖國。而且，再次地期待成為日本的領土。並且深信不疑。這種思想，甚至連戰後出生的我們也是如此。……

1963 年，文部大臣來到沖繩島的時候。由於接受日本帝國教育的教師說：「全體人員必須揮舞小的太陽旗」，A 君問：「不願意的人也是？」，聽到如此，教師回答：“當然”。如此，為了這個問題因而提出增加教師輔導時間的意見。立即討論的。首先，是 A 君的發言。「這樣的歡迎，是被人強制的，應該是要由自己的信念去做」，A 君這個意見，受到 75% 的人贊同。但是，教師在教職員會上決定，命令不願意的人去揮舞旗子。……

新聞報導寫道，的確，學生揮舞旗子像是出自真心的樣子。那為何我們不承認日本祖國論呢？我們成長到今日，是受到日本經濟上或是精神上的恩惠嗎？所謂的民族團結，其思想，對未來的我們來說是狹隘的。日本是所謂的祖國。這是不合資格和情理的。當我們成為大人的時候，日本祖國論等，是沒有意義的。再說，我們或許得到了沒用的思想吧。

頁 586

當時，這位學生寫這種作文，恐怕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從 50 年代一直到 60 年代，來到島嶼的本土政治家，必須以兒童們的「太陽旗」進行歡迎，以取得保守派閣僚的好感，那種背景有這樣的糾葛存在著。

但是當時的教職員會，並不承認有學生這種心聲的氣氛。在教研集會上介紹這個作文的是，地區的中學生讀了這個作文之後，所寫下的反駁文章的經過報告。那些反駁文章想當然，「即使沒有受到日本的恩惠，我相信日本是祖國」「成為以身為日本人為榮的人」「這次奧林匹克，那些看見『太陽旗』升起、聽到『君之代』的人，真的沒有感覺嗎？」。⁶⁴

雖然如此，但是學生這樣的心聲，對教員們來說是個衝擊。新聞報導傳達了教研集會的這種情形，以「我們是日本人」「血液在呼喊」作為標題，敘述著：「『祖國是日本嗎？』這種直接的疑問，不只是教師，連家長都受到相當大的打擊」。然

62

63

64

而對於這種情形，教職員會指示的方針是更加地推行國民教育運動。⁶⁵

其影響，圍繞這個新聞報導，由 17 歲的女子高中生以「日本不是祖國」為題投稿，引起廣泛的討論。這個投稿，舉出對薩摩的征服以及琉球處分的歷史，主張「只要復歸的話，或許不能全部解決狂熱信仰著日本崇拜病的各位，但是，沖繩對日本來說只不過是單純的支配國，也算不上甚麼祖國」。對此，「以民俗學來說，本土的人和沖繩的人都是同一個日本民族」「雖然是相同的民族，卻反對復歸，親自捨棄身為日本人的自豪，最怕是成為像無根草一樣的人」，仍然以此再次反駁高中生。⁶⁶

學生們這樣的爭論，一看，就很清楚地看見對立。但是這個時期學生們的作文種類，親自斷言是「日本人」的時候，背地裡大多會感覺到微妙的動搖。例如，「自己真的需要太陽旗。節日掛起太陽旗對沖繩的人們來說不過是個形式，不認為是自己真的需要」，或者「我對本土的感覺是，自然地完成卻有差異。而甚麼都是奇怪的」，沒有內心的糾葛是不可能這樣想的。本土某位作家在沖繩作訪問記錄時，記載高校生說的話：「我們在情感上並沒有對日本人的感覺。而只是憑著理性、教養認為是日本人」。這或許在爭論的哪一方都有共同的心情。⁶⁷

頁 587

如此的動搖，對於努力成為「日本人」的學生們來說，最受到傷害的是本土方面的態度。本土與沖繩的寄望相反，當時本土對於沖繩的理解是非常低。1967 年，對本土百餘所高中所做的意見調查結果，沖繩所屬的國家，43%的人回答是「美國」，發行的英文報紙上則是 31%的人如此回答。交流作文集裡，幾乎沒有其他例外，來自沖繩的學生們在本土舉出這樣的話，「沖繩人也會說日本語呢」「語言是，英語?」「書本是用同樣的日本語寫的嗎?」，來記述被傷害的情形。⁶⁸

如此的不了解對方被暴露出來，學生們為了對抗這種情況，有刻意強調自己是「日本人」的傾向。1968 年本土的雜誌開座談會，沖繩的高中生敘述：「來自本土的人，有想過或說過，你們真的是日本人嗎?有聽說那樣的事情嗎!」「外國人和沖繩人在明治以前是中國，這不是異說嗎，卻有這樣的主張」，對此「我們主張是日本人」。⁶⁹發覺有東方主義的視線和差異的感覺，那裏還存在著徹底達到「日本人」的身體構造。

但是想要成為「日本人」的意向，從本土方面傳來異樣的眼光，這種情形也不少。有一位女學生寫道：「從車窗上看見太陽旗，不由自主地對太陽旗發出聲音時，周圍的人們出現了那種不可思議的表情」。到了 1967 年，本土的雜誌計劃在教員座談會上，以「難以對沖繩教育日本大和精神」為題，本土方面的會議主持人，敘述：「在內地的日本人，即使不用特別思考是日本人，也不會覺得怎樣」，沖繩的教員則回答：「同樣地，沒有像是自然地忘記為日本人這件事的時候之前，

65

66

67

68

69

是謊言啊!」。⁷⁰為了成為「日本人」,「日本水平」以「忘記成為日本人」作為目標,那裏有這樣諷刺的情形。

頁 588

雖然如此,可是學生們繼續把成為「日本人」當作目標,其最大動機,和教員們相同,可以說他們有想要擺脫奉承情形的願望。假如具體地說,說到當時沖繩有為青年的出路,是成為琉球政府的公務員?教師?還是去了本土?由於本土有渡航限制,教師的薪俸很低,當地產業不安定,因此成為軍隊勞工的人也不少。有一位高中生,其兄長為教師,母親則在基地當日薪勞工,其在 1967 年訴說:「只有兄長的薪俸能真正足以餬口」「在基地裡工作也沒有任何的希望。也毫無生存意義」,並且有這樣的說法:「成為名副其實的日本國民,才有真正的生活」。另外有其他的高中生,對於友人和親戚死於美軍所帶來的意外而感到悲傷,一面敘述:「一生永遠遺憾吧」,一面說:「想要以身為日本人的自豪而持續活下去」。⁷¹在這裡,「日本人」這個詞,是給予人尊嚴和未來希望的同義詞了。

有一位女學生這樣敘述著:「『日本不是祖國』,也是有這樣說的人。.....也讓他們踏上祖國的土地上,那樣的話,他們也不會這樣說吧」,並且繼續陳述。⁷²

我一再地發現祖國的人不太能夠理解。似乎也有人認為是說著英語,過著赤腳的生活。而且也是有看到捏造理論的人。但是,對我們來說是現實的。表面上看起來的痛苦,卻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

.....用受摧殘的民族等來稱呼我們,這樣子的稱呼是很討厭的。在所有的名之下,都是被迫犧牲的,是已經厭惡的。想早一刻把真正的幸福掌握在自己手裡。我所愛的沖繩,成為日本的一個縣,成為南方美麗豐富的縣。作為日本民族,一同感受民族的喜悅和悲傷。

頁 589

在這裡看見「受摧殘的民族」這樣的詞,意思是「沖繩民族」是很明顯的。然而脫離這種情形的方法,除了立即成為「作為日本人」「日本的一個縣」之外,看不到有其他的方法。

1967 年,本土雜誌以「我們日本人」為題刊登沖繩某一間高中的家庭輔導,「贊成立刻全面復歸的人,反對如此的人,兩邊都不是的人,意見分為三種,數量也大致相同」。高唱「沖繩民族」獨立的人,這樣敘述著:「為何永遠拘泥著日本國民這件事呢?」。對此,主張復歸的學生們則是如此回應:「假如今後無法成為日本人的話,對我們來說將會變為更為專制,對於奴隸恐怕也不會給予任何的權利吧。沖繩,變成完全的殖民地」「因此,大致上,應該要先以作為日本國民這件事來當作前提」。這裡所說變為「更為專制」的對象,無法確定所指的是美軍還是本土。或者不是特定的政府或國家,表達出不知是誰帶來的,使他們感到模糊的恐怖和阻塞感。反正,主張復歸方面的學生們,「認為如果是日本人的話,

70

71

72

絕對有相同的使用權利」。⁷³

在這樣的座談會上，學生們爲了自身是否爲「日本人」展開議論，且到處可以見到教師以這樣作爲結束的情形：「從考古學方面、民族學方面、言語學方面、人類學方面……已經證明沖繩的人們是日本人」。⁷⁴教研集會的調查裡，個人有「日本人」的自覺，並期望復歸的學生，報告裡約佔九成。即使基地有經濟的恩惠，但肯定美軍支配情形的人還是少數，認爲是不可能獨立的，大概只剩回歸這個共有的看法可供選擇。

頁 590

但是，若借 1967 年的一份投稿來表達，其「對於住在沖繩人們的心情，確實把握其數量，是過於複雜的」。這份投稿，「儘管內心裡期盼著祖國復歸，但住民的心理狀態，其心中的部分仍有『祖國是甚麼』的疑問」，這表現出「靈魂的雙重性」。⁷⁵不論教員或學生，這種「日本人」的意向，在平衡之上存在著完全雙重性的危險。

政治變動和轉變

這樣的國民教育運動，約從 1966 年前後開始逐漸產生變化。並且跟沖繩內外的政治變化有關。

首先成爲關鍵的是，依據本土法所制定的「教育公務員特例法」和「地方教育區公務員法」，這是所謂的「教公二法」問題。1950 年本土，由於保守政權黨強行表決，增添教育委員會公選的廢止和任命制的採用、教員的政治活動限制以及爭議行爲的禁止、強化文部大臣的指揮監督權等法案。然而沖繩，首先是實現教育費國庫負擔，來延長這些內地法。

政治活動的限制是壓制復歸運動最好的辦法，當然，沖繩教職員會對此是強烈的反對。反對運動尤其從 1966 年開始激烈化，可是沖繩親美派的民主黨，以「到目前爲止教職員會即使主張甚麼都要與本土一樣，卻爲何反對與本土法相同的教公二案？」來作爲抨擊。⁷⁶1967 年 2 月，二萬名教職員坐在立法院前，甚至與警官隊發生衝突，最終廢案了。但是在這場鬥爭的過程中，一般認爲教職員會和沖繩保守政黨之間產生了決定性的龜裂，而且相反地與以人民黨爲首的革新派在野黨發生聯合鬥爭。之後，教職員會深感「本土水平」在這裡未必都是玫瑰色，因此在鬥爭的過程中提出「沖繩的特殊情形」。

頁 591

況且差不多從這個時期開始，本土的日教組和教職員會的關係更加密切。從 50 年代到 60 年代，屋良他們一直和日教組保持聯絡，透過自民黨的關係而得到了援助。1963 年，自民黨的文部大臣荒木萬壽到沖繩訪問，兒童們拿著太陽旗

73

74

75

76

歡迎打氣，對此有這樣的評論：「沖繩也有教員工會。但是日教組的倫理綱領卻像是不超出一人所想出來的荒唐東西。這個教育基本法也有明確記載『作為日本人』這件事，認為這起了很大的作用」。相反地，在 1960 年左右，沖繩教職員會要求本土的革新團體送「太陽旗」，卻得到冷淡的回應。⁷⁷到了 60 年代前半期，沖繩教職員會認為在本土上還不如被評論為保守方面的。

本來沖繩教職員會，並非像是本土的日教組那樣的工會，而是包含了校長等管理職員的職員團體，因此表示讓擔任校長和琉球政府文教部長的屋良就任首任會長。當時的情勢，美軍對於本土日教組的反美路線的入侵有所警戒，那也是不得已的選擇，文部省的教育路線更能反映出組織方面存在的情形。之後，日教組和文部省爲了沖繩的復歸運動而與琉球政府的文教局作協調，並在本土召開個別的教研集會。1961 年青年部成爲教職員會的中心，教員工會產生這種組織改變的變化，結果成爲無限延期的經過，爲了「民族的團結」而有抑制黨派活動的傾向。但是在教公二法問題上，與保守派執政黨以及文教局有很深的對立，相對地與革新方面的關係漸增，對於沖繩的國民教育運動，本土的日教組出現了批判。

機關誌記載的報告中，其中一例是 1967 年派遣日教組幹部作爲沖繩交流代表團。那個，教職員會批評教研集會的運作是在琉球政府文教局的建議之下接受了本土的文部省的指導，而主張「『太陽旗』問題，應該能夠理解這只是戰術性，本質上是無法解決的，有思想統一性的必要」。而且這個報告表示，復歸後沖繩教職員會爲了進入日教組的旗下，而有這樣的敘述：「必須強迫孩子們對價值觀的轉變，但最好連沖繩的教師本身也必須要有很大的價值觀轉變」、「盡快在交流中採取促使沖繩教師自我改善的方法」。⁷⁸

頁 592

而成爲轉機的是，在 1965 年 8 月，當時的佐藤榮作首相訪問沖繩。佐藤首相訪問沖繩，採取對美協調路線因此對沖繩歸還的目的還不明確，沖繩內部的對應是分裂的。適逢越南戰爭激烈化，反美反基地的感情更加高漲。琉球政府和保守派執政黨是表明歡迎佐藤首相訪問沖繩的一方，而爲革新勢力中心的人民黨，對於牽涉到現狀的固定化則提出阻止的方針。這時候，琉球政府文教局主張就和過去一樣動員兒童拿著「太陽旗」，而在教公二法問題上進入對立狀態的教職員會，對此則是反對。

佐藤首相舉行「如果沖繩不復歸，戰後就無法結束」的演講，但是卻盛行著激烈的反佐藤示威遊行，「太陽旗」被丟棄在路旁。有一位教員對當時的情形有如此的描述：「在關係良好之前太陽旗和赤旗是同在著，並遵從各自的角色，兩者分立在旁。情感上對祖國的憧憬，希望並期待能夠盡快擁有揮舞太陽旗的心。戰後 20 年，今日該基地仍然，不許有容許出擊越南這件事的心，湧出立刻全面歸還的渴望而豎立全部的赤旗」。⁷⁹

但是其中一方面，屋良朝苗在這次首相訪沖中獲得重要的成果。這時候的屋

77

78

79

良向佐藤陳情，約定其他府縣所沒有的教育費國庫負擔。他在回想記上敘述著，這看來是他透過充分的事前疏通所培育出來的人脈，以及有這樣的成果：「這裡也宣布『日本國民』成爲教育基本法前文非常重要的力量」。⁸⁰照約定的那樣，自民黨政權在 66 年度預算上對沖繩援助加倍，尤其是教育費約七倍，教員薪俸接近本土水平，也實現了教科書免費分發。對此，教職員會向本土的文部省和自民黨提出來的長年課題得到一定的解決，之後開啓一心盼望的反對教公二法以及反戰和平回歸運動的道路。

頁 593

60 年代後半，伴隨著越南反戰運動的高漲，本土提高對沖繩的關心。這與 50 年代保守派的關心不同，是來自反戰和平的立場。從這時期開始，沖繩方面的復歸運動也逐漸消失「太陽旗」的身影。之後，1968 年實施了所期待的行政主席公選時，屋良朝苗以身爲革新共鬪的統一候選人提出了「反日美安保」「反基地」「立刻無條件復歸」等，並打敗保守派候選人而當選。

這樣的政治動向，對教職員會的國民教育運動造成變化。佐藤訪沖的五個月以後，在 1966 年 1 月的教研集會上，開始討論上述的「君之代」，對到目前爲止的國民教育運動進行反省。出現內部批判：「只是單純執行太陽旗這種形式的表面就能夠提升國民意識嗎？」「本土的教師對戰爭責任反省的強硬。沖繩不是不想要嗎？」，作爲教職員會的方針，也提倡了和平運動的強化，「支持家永訴訟運動」「對自衛隊募集採不配合運動」。另外，雖然至今「共通語是必要的」，但也提出「必須讓方言沒有上面所述的劣等感」以及「加深鄉土文化理解運動」。⁸¹

然而，「君之代」論爭出來的結果是成爲象徵，這個大會還不去做明確的方針轉變。反倒是強調這樣的危機感：「有人表示學童之裡面抱持著『日本是祖國嗎？』『我們是日本人嗎』的疑問」，以過去那種「太陽旗」「君之代」獎勵作爲前提的地區報告很多。⁸²

從隔年 1967 年 1 月的教研集會開始發生明確的轉變。這時候，集會發生教職員會幹部爲了教公二法在立法院前絕食罷工。在那裏，有如此意見：「藉由太陽旗和君之代來培養提升日本國民的意識，各地對於這樣的事已經出現許多的批判」，並且表明反省：「(過去)家裡都有國旗，在節日上懸掛國旗，我是日本人，沖繩是日本的，由於君之代是日本的國歌，所以就回答很喜歡的話，那有國民意識嗎？做出像高判斷一樣的感覺」，大肆宣傳共通語獎勵的報告從教研集會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比革新民族主義更加淨化的方針，「我們說國民意識的時候，不是只在於日本人的意識.....擁有作爲主權者的自豪和責任，堂堂正正地主張憲法所制定的國民權利.....希冀和平，以決心和意志活下去」。⁸³

頁 594

從 1950 年左右開始，出現想要從憲法裡獲得享有盛譽的人權而有這樣的論

80

81

82

83

調，50年代的復歸運動不得不向美軍提出合作，日本國憲法的和平性很少被議論。即使是教職員會，也在66年的教研集會上，表達憲法應該重視國民教育而有這樣的意見，發現有這樣的回答：「之前都沒有思考過從日本的憲法裡取得。請把這個當作今後的問題做商議」。⁸⁴雖然這麼說，但在國民教育方面，作為「日本」和「日本人」的象徵，向和平憲法提出代替「太陽旗」「君之代」，這樣的轉變被進行著，但這樣的論調，被清算的「太陽旗復歸」在60年代後半的復歸運動中被廣泛地流傳著。但是現場方面未必對應那樣的方針轉變，只有報告「太陽旗」獎勵的立場，到了1968年的教研集會止進行。

然而，不久屋良朝苗當選革新共闘的主席，且因為1969年11月佐藤首相和尼克森總統共同聲明，宣布1972年將美軍基地所留下來的沖繩施政權歸還給日本，因此那樣模稜兩可的氣氛也消失了。這所謂「附帶基地、本土水平」的歸還方針受到來自本土言論界的激烈批判，在下一章會陳述沖繩反復歸論的急速抬頭。「本土復歸」這遙遠的夢成真的同時，對於那之前被美化過的本土的幻想開始清醒。之後在1969年12月的教研集會上，被附上這樣的立場：「大部分的學校都有升『太陽旗』的儀式，運動會顯然會播放『君之代』的歌曲。應該重視這件事與本土反動化的關聯」「認為方言很慚愧，無法在其他府縣好好地說共通語，戰前，以學務課為中心把方言牌作為方言政策的原因」。⁸⁵

然而這樣的轉變，當然從各地區傳來驚慌失措的聲音。有一個地區擔心：「戰後24年，作為抵抗祖國復歸和殖民主義的象徵，學校和民主團體積極地獎勵『太陽旗』升起，但是忽然180度的轉變，可以預料學生混亂的情形」，敘述著「目前廢止『太陽旗』，要如何指導75.6%認為『太陽旗』=祖國日本的學生，出現了如何說服的問題」。結果，這年教研集會對於「太陽旗」獎勵，「由於現在要立刻停止產生的問題，所以好好地分會討論之後應該決定的結論」，從進行討論的地區中，報告出：「出現贊成和反對兩種意見，始終沒有意志統一，就變成如此了」。1971年的教研集會，也有這樣的地區報告：「太陽旗、君之代.....的問題還未解決」，可以看出現場水準對其他問題留下影響。⁸⁶

頁 595

雖然如此，但是國民教育運動本身是沿著革新民族主義持續下去，到了1970年左右，仍然有教員和學生歌頌「祖國」的文集出現。可是這個時期，關於這樣的文集，可以看出文章對「祖國」有曲折的感情。在此引用兩篇沖繩教員在1970年所發表的文章。⁸⁷

戰後二十餘年，就連本土政府首次進行義務教育各個學校的教科書免費分發，流淚指導的沖繩教師們對此都要苦惱。一言難盡的千仇萬恨，在軍事優先政策之下，異民族的統治下連自治都不被允許。沒有祖國的人民已經很痛苦。任教的人，至少想要讓這些孩子們在和平憲法下所沒有的條

84

85

86

87

件，作為日本人生活著。

為了脫離差異，本身積極地同化的因素在於復歸運動還未中斷並存留之中嗎？這必須懷疑看看。

..... 朝鮮人是如何的悲傷，沖繩的人們是那樣的酷似。「對予科練的憧憬，報名特攻隊，打算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那種(作為日本人)的權威」從在日朝鮮人之中看見了戰爭中沖繩縣人的影子。

..... 報日本的名字，對日語能夠運用自如的朝鮮人，逃走之後好像可以徹底成為日本人，對於這樣的朝鮮人稱之為「半日本人」。但是，即使用生命換取也無法徹底成為日本人。那樣是傷害到自己本身，侮蔑自己，虐待自己的時候，吐露出憎惡的語言是“パンチョッパリ”。從那樣的意味，沖繩人也同樣是“半日本人”。

頁 596

屋良朝苗在回憶錄上，裡面說到向本土官僚寫下「聲淚俱下陳情書」這件事，如此記載著：「一個晚上完成陳情書。聲淚俱下的是手上的東西。由於校舍復興運動以來，不僅僅只有如此」。⁸⁸屋良如此堅強，假如沖繩一般教員和學生們也都具備如此，提出培育「日本人」的運動，如此糾葛卻沒有遺留下許多豐富的言詞。沖繩的國民教育運動，得到本土援助的結果，教育環境的整備和教員待遇的提升相結合。但是為此付出了代價，果真是否和成果相抵，只有當事者能夠判斷。

沖繩的本土復歸之後，沖繩教職員會進入日教組的旗下，被改組為沖繩教職員工會，加強對文部省「太陽旗」升起方針的反對運動。1978年，沖繩教職員工會廢止了國民教育分科，取而代之的是新設的和平教育分科。沖繩，對於「太陽旗」「君之代」強烈地抵抗，成為全國突出注目的土地，已經是進入1980年代以後的事了。